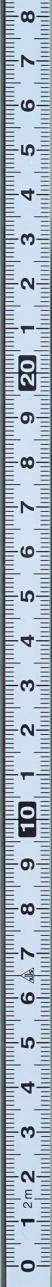


新南禮會

下

081

1-9
85
2



081

綱堂遺稿卷下

鍋島直彬文卿著

男 鍋島直繩編

戊申歲朝

日色如春和氣融。衣冠夙上紫宸宮。微臣恭奉南山壽。咫尺天顏儀禮隆。

戊申政始日

綱堂遺稿

49-2814

大臣先奏神宮事。忠孝由來無二致。建國之基固若斯。嗚呼達德在三器。

新年途上口占

好風晴日助繁華。兒女遊嬉千萬家。正是都門新歲月。滿街松竹翠如霞。

冬日偶成

正大流行吾道存。營營何必事追奔。動中有靜塵機息。獨對梅花讀魯論。

小濱客舍值中元

彬子養痾在小濱。客舍無事風月親。萬頃綠波清我

心。一脈溫泉健此身。今夕忽值中元秋。遙望家山獨傷神。身在他鄉難與祭。不掃家山先塋塵。不肖偏惶辱祖先。感古慨今夢更頻。夢魂一覺思祖先。汀渚清處爰采蘋。

己酉旅興四首

春雲暗澹蔽瓊姿。不使吾曹著惡詩。妙趣從來嫌暴露。葆真還覺一層奇。

山北驛望岳

雨霽乾坤眼界寬。奔車終日路平安。櫻花送我及迎我。千里載春歸故山。

頭童齒豁耳將聾。東去西來一老翁。軀體既雖如朽

木。此心猶似火初紅。

老杉古檜映波繁，神廟巍巍千載存。題曰江山佳麗

地，親王筆蹟揭來尊。殿島

別墅雜興三首

海水溶溶當檻流，清風白露滿高樓。銀河倒影天低處，菡萏灣頭七夕秋。

暮潮嚙岸櫓聲還，浴罷客亭心自閑。正是灣頭日沈處，烟波彷彿豫州山。

利戶名樞無所關，超然如不在人間。三竿旭日洋洋水，一抹炊烟淡淡山。

別府客舍，觀帆足氏所藏竹田翁桃花流水畫幅。

一幅桃花流水圖，筆端瀟灑片塵無。今吾占得別天地，脫卻人間名利衢。

溫泉行

南豐之東望悠然，三十六灘水接天。菡萏灣頭綿岳下，一道溫泉脈脈連。海渚洲汀皆帶熱，潮水處處猶看烟。一浴靈泉心身爽，痼疾沈痾無不痊。况有名山勝水趣，占得風月無限權。烟波風月無常主，收拾自在不用錢。渾忘得喪與榮辱，此中曾無俗慮牽。萬物

靜觀天地大。俯看躍魚仰飛鳶。句不求工任其真。漫  
賦客中詩一篇。詩成凭欄忽忘詩。閒數前港去來船。  
客舍日長無個事。優遊恰是似少年。神井克遣人不  
老。不老街頭不老泉。

上京途上口號

黃葉斜陽秋色清。西風吹送幾行程。旻天錫我臥遊  
福。千里閑眠上帝京。

己酉歲晚

老來慵聽世論紛。齷齪何求達與聞。欲送殘年餞無  
物。功名於我是浮雲。

庚戌一月。臥病。檢維新當時祕書。有感賦。

臥病經旬不出廬。老來世事自空疎。丹心一片未消  
盡。獨檢維新當日書。

新年宴會恭賦

劍佩相連御宴新。天恩優渥及微臣。微臣醉德玉杯  
暖。金殿當頭別有春。

別府雜興

余齡已垂古。稀精神則未覺衰。然體軀殆將  
老羸。而余之爲務也。未容衰者。有三焉。曰未  
有所報聖恩也。曰一家之基礎。未確立也。曰

鹿島之庶事未整理也。此三者乃余之所任。而不可不謀之完全也。此所以有待于余心身之旺盛也。而養生養心之方。莫愈靜閑無事。因每到夏時。遊于豐後別府溫泉場。豈敢云擬會點浴沂之高雅乎哉。

前遊回首猶如昨。一歲光陰繫不留。江水依然吾老矣。悠悠往事付潮流。

別府不老閣。佐賀縣人招飲席上。

相值相逢和氣洋。他鄉猶是似家鄉。嗚呼三百年交誼。情話笑談聲滿堂。

書懷

未有涓埃答聖恩。丹心一片老猶存。少年頻唱勤王論。剩得朝衣舊淚痕。

天長節。恭賦。

聖壽彌高帝道恢。雞林新入版圖來。菊花香迸豐明殿。瑞霧祥烟滿御杯。

題東久世竹亭富岳圖

筆有精神氣自雄。一揮偏欲奪天工。偉容一萬二千尺。收得壁間雙幅中。

遊松壽園。賦呈直映公。

畦畝井然棋局平。欽公學術究微精。松濤園裏春風  
遍。百卉欣欣皆向榮。

會我子養疴在熱海別墅。見贈書及梅花數片。  
因賦此謝。

字字橫斜帶暗香。一封華信自南方。芳情馥于梅花  
馥。忽覺春風滿草堂。

以錦雞問祇候之格奉候天機。

御溝楊柳鶯黃新。東閣官梅已報春。一日萬機圖治  
際。優恩賜謁慰微臣。

冬日參朝

車輾晨霜上紫宸。宸宮風軟氣如春。迂愚何幸辱天  
眷。榜檠猶霑雨露仁。

偶感

功名之地未曾安。得喪窮通如轉丸。靜看浮雲多變  
態。南樓高處獨凭欄。

貯書行

貯書萬卷滿草堂。亦是吾家無盡藏。一冊書目極珍  
重。時時披之備逸亡。不逸不亡存積中。几案終日樂  
無窮。汗牛充棟何必期。唯願勿委蠹書蟲。

竹根歌

南豐之地產美竹。猗猗何必說淇澳。不羨渭川千畝  
富。遙向濠洲事販鬻。

偶感

冠佩在身慙素飧。仰思祖澤與君恩。讀書萬卷成何  
用。忠孝唯當泝道源。

寒梅

豈班名苑較妍媸。玉骨冰容獨自持。老幹槎牙風雪  
裏。暗香何必要人知。

辛亥歲旦

維歲明治辛亥春。吾家有慶吉祥新。詩尊睢鳩書螿

降。人道始於夫婦親。

別府客舍

高樓日暮倚欄干。秋氣入襟衣欲寒。山風忽擺陰雲  
去。吹出天邊月一團。

別府多鬻釣竿者。予不好垂綸。亦買一竿。斷作  
柱杖。听夕散策。以爲養生之方。

釣竿裁得短筇成。出入鏗然爪有聲。憐汝慙勤厚扶  
老。江邊山麓伴吾行。

秋日田家

十里黃雲歲又穰。秋深村落穀登場。古條山下斜陽



外。喜看炊烟戶戶颺。

咏梅

一樹老梅冰雪姿。清寒透骨瘦逾奇。玉樓金殿非君處。卻傍竹軒茅屋宜。

湘南鵠沼雜咏四首

天地冲融萬物和。不知歲月疾如梭。芙蓉一萬三千尺。影漾女神祠畔波。  
稚松滿目綠萋萋。十里平沙望欲迷。正是湘南好風景。芙蓉峰下夕陽低。  
幽窓無事晝猶閒。富岳相洋指顧間。已覺南枝春欲

到朝來曳杖不知寒。

萬里長江萬里風。碧波無際接着空。美哉東海日升處。一朵芙蓉帶淡紅。

客舍歲晚二首

匆匆烏兔似飛梭。織作人間愁緒多。一片丹心消未盡。送來徂歲奈吾何。  
不識人間歲晚忙。客中爲客入仙鄉。光陰恰是離弦箭。百事回頭夢一場。

題墨竹

滿天生氣綠參差。日日平安風露滋。倏爾隱雷地中

動。喜看林下出龍兒。

同大給黑田海江田其他諸子飲。

高樓置酒一團親。談笑寧論主與賓。中有琵琶動吾  
感。欲將古道養天真。

壬子一月。吾家有慶。

遠向故山思欲馳。門闌有慶夢熊羆。祖先遺業子孫  
計。建得吾家萬世基。

都鄙迎年

太平洪澤遍邊隅。萬戶迎年各盡娛。皞皞陳來自由  
說。不知帝力有於吾。

觀插秧

終日在田勞可思。汗和梅雨濕衣滋。嗟斯農婦織微  
手。支得邦家殷富基。

閑居

閑對南山不出門。昨非今是又何言。人間老去常蕭  
索。唯有忘憂襪襟孫。

感慨

胸裏如麻夜不眠。往時回首總茫然。嗟吾疎拙多過  
事。豈敢尤人豈怨天。

思往慮來夜不眠。得一絕。

江山在眼我心閑。脫得人間名利關。回顧往時茫似海。扁舟過盡世波艱。

溫泉寺

天馬來兮朝政衰。忠良去兮時事危。女謁內行奸臣近。直言不容獨自悲。

小濱雜咏五首

人間萬事莫非天。榮辱從來任自然。終日申申客窓下。魯論閑讀二十篇。  
頓覺胸中日月閑。山村水郭隔塵寰。溫泉閣上秋風夕。十里潮流碧一灣。

回首西南望更遙。名山勝水奈難描。扁舟歸處斜陽靜。獨對秋風看暮潮。

正是清風白露秋。一團明月一灣流。倚欄占得江山美。不羨坡翁赤壁遊。

清風驅午熱。夜氣洗塵襟。獨對中天月。深知君子心。

小濱長歌

火國南方地勢雄。山高水長指顧中。一掬涼味夕入簾。萬里潮流送秋風。雲耶山耶吳耶越。賴翁佳句真不空。吾來下車勝絕地。雲岳之麓海灣東。佳哉潮聲與山影。愛看縹渺雲外景。吾心已在物之外。脫得人

間榮辱境。行止從來無所定。靜中有動動中靜。吾非  
智者非仁者。樂山樂水是天幸。人間萬事都在天。好  
養其真任自然。滄海之水纓可濯。一浴溫泉塵慮蠲。  
心靜客舍無箇事。日長恰是似少年。日日悠然憑虛  
思。酒脫又是俗中仙。仙居數旬小樓上。風掀疎簾西  
窓敞。枕簟清涼客夢穩。早起下樓晨曳杖。此間會無  
戚戚情。只覺胸襟坦蕩蕩。晚來凭几仰青空。銀河斜  
懸秋氣爽。

壬子元朝

年齒今朝及古稀。始知六十九年非。庸才處世太疎

拙。心事從來奈易違。

癸丑仲夏。別府客舍所見。

匆匆歲月疾如箭。回首前遊已二年。不老泉頭溫泉之名  
今我老。笑將窮達付蒼天。

歲晚口號

嗟我經綸術太疎。白頭徒讀聖賢書。行藏有道哲人  
事。自在山雲任卷舒。

嬉野口占大正三年

西肥之西嬉野村。村出靈泉地氣溫。地氣雖溫山氣  
爽。况有清流映南軒。吾來下車宿閑齋。欲洗除胸裏

塵煩寐思家山夜熱苦寤慮嘉猷貽兒孫曉氣滿身  
竹帶露日日逍遙涉小園斯夕所為無他事浴澡睡  
眠又加飧聞道日長似少年斯境別有小乾坤身在  
異鄉作旅客一家團欒樂自存村人待吾太慇懃惟  
淳惟樸風俗敦此中心廣體亦胖真是人間不老門  
甲寅之秋八月初四日夜觀月有感

惟義惟仁我武揚鱗鱗壓敵鎮東洋遙思渤海灣頭  
月影映劍光凝似霜

大正乙卯新年試筆

迎新翁嫗挈兒孫拜謝祖先罔極恩松樹蔭深千載

綠巍乎神德護家門

有悔堂記

原忠順名其堂曰有悔請余書有悔二大字因為書  
之且為之記以與焉忠順為人容貌秀麗媽然美丈  
夫而其中有弘毅不拔之操與外貌絕不相似昔者  
漢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而能佐高祖以定天下  
然則固不可以貌取也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余  
於忠順亦云忠順供事左右恪勤于朝夕在江戶邸  
者有年焉平生好讀書雖職事鞅掌之際手未嘗釋  
卷余察其志如不以今自處者年二十四奮然大悔

曰丈夫居世不能匡君澤民而齷齪與庸輩同伍豈可不慨哉今之所以事君者則非真所以事君之道也於是斷然辭職入昌平鬻發憤讀書日夜勉勵不怠學殖文章彬彬可觀今者歸期在近因預擬以有悔名其讀書之堂蓋取諸易也夫悔有二焉有無益之悔有益之悔悔而不改是無益也悔而能改是有益也人之有悔固不如無悔之爲愈然不有悔焉何得無悔乎是忠順之所以有悔也夫忠順能有此悔而後家可修矣國可興矣我之有忠順是國之幸也抑余因之有感焉大凡今之人靡不有始鮮能有

終忠順隨悔隨改日復一日善終若始使今日之悔爲有益之悔而不爲無益之悔則他日之所進豈啻子房而已哉

書製茶錄後

自古有道之主欲治其國安其民者必先正經界謹田租倉廩充府庫實上下同其利然後仁義以導民政令以正下而人知方矣大抵人情所最急者飲食衣服也苟於此不足則有相私意有相奪意至相私相奪而雖導以仁義正以政令豈有遵服者哉孔子曰足食孟子曰五畝之宅植桑又無恒產因無恒心

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然則欲仁義以導民。政令以正下。則在先富其國耳。執斗提衡。日夜奔走。爭尺寸之利。此果足富邦家歟。抑亦區區恤小費。飽食敝衣。貪入悖出。此果足富邦家歟。意此二者。匪足以利一身耳。安足富邦家。自古量入爲出。邦家之成憲也。雖然。一歲之所入有限。而一歲之所費無定。水旱盜賊。凶年飢歲。何限。或土木之事。或軍旅之事。不可預圖者。徃徃有之。是以一歲之入。不足以補一歲之費也。處之道如何。在於不空地力而已矣。古人有云。一人不耕。一國受餒。一婦不織。一國

受凍。嗚呼。一國之中。人口數萬。而一人一婦。空其力。則弊遂至於此。況於有空地力者乎。其弊亦可知矣。是故。或墾荆棘之野。或培礎礪之地。視各宜其地者。若稼穡。若種樹。其他可以補邦家之用者。一一研究。施設焉。而後地力無有空者。財用無有不足者。地力已盡。財用已足。則復新開菑畬。埋斥鹵。以補土地之不足。如此數年。則土地益拓。財用足。至此前所言水旱盜賊。土木軍旅之事。一不足。驚心也矣。原忠順夙有見于此。其在昌平。曩也。讀書有暇。則地理。土木。稼穡。種樹之書。至養蠶。養雞等之書。遍問之。書肆。或謀

之學友搜索瞻寫以備他日之用其用心至矣今茲九月登高津原山考其土地之肥瘠與氣化之寒煖彷徨良久忽見北方山脚蜿蜒曰此地可以種茶矣夫茶好暖氣而惡暖地惡寒氣而好寒地苟欲種茶莫如此地也乃就所嘗輯之書中特抽製茶書一卷刪其冗長補其遺闕名曰製茶錄卽進諸余且曰願命幹事之臣試使施其法則未必無少補也其用心亦至矣哉余閱此書自土地氣化之宜以至夫播種製法之妙詳悉具備了了在目實邦家有利用之書也豈少補云哉夫不龜手之藥用之小則澣絛耳用之

大則可以助戰此書亦然用之小則一商賈之事耳用之大則可以富邦家幹事之臣其潛心玩味焉則其所得豈唯製茶哉

雜說

車馬與舟楫孰便孰利曩者余將赴佐賀驪舟於濱江時天晴風順卽舉帆而馳疾如飛箭海程七八里頃刻而達初發江時潮半退及已達潮仍在焉於是始知舟楫便且利於車馬也及將歸癡雲蔽天勁風揚塵舟師曰風逆矣不可以發舟也因遽陸行而歸於是復知舟楫不便且利於車馬也然則廢舟楫乎



舟楫遂不可廢矣。廢車馬乎。車馬遂不可廢矣。夫舟楫所以行水者也。車馬所以行陸者也。故禹之湮洪水也。水行乘船。陸行乘車。器各有所適焉。固不可以一不便廢也。人主之用人亦猶此。自非聖人誰保無闕漏乎。是以有短文技而長武藝者。有短技藝而長世事者。故用人唯取其所長耳。孟嘗君於雞鳴狗盜。楠河州於能泣者。皆取其所長而善用之。以脫其大難於虎口。然則用人唯顧其所長如何而已。故曰。無求備於一人。此猶車馬舟楫各有所適。固不可以一短廢一長也。雖然。用非得其處。則亦不能見其才能。

也矣。

鍾秀樓記

原忠順作有悔之堂。讀書其間。既而嫌其四面蔽塞。意氣不暢。卽更作樓於屋之東隅。樓成名曰鍾秀。蓋取杜甫之詩焉。而有悔之號。未敢去也。亦請余書其扁額。余於有悔已書之。此遂不可辭也。乃亦書之。且作之記曰。樓之爲形。卓立空豁。三面有窓。無壅蔽。無障。障。小檻。屈曲。書牀。清雅。意趣頗妙。樓之南。綿綿有山。山之脚。接樓。東有海。距樓里許。江湖之千。滿。漁舟之來往。可臥而望。隔海十六七里。有山。岬立對樓。如

喚將譽者。北則綠竹爲林。風聲常多。林之外數十步。梅櫻桃李海棠之屬。十百相接。可穿林而觀也。紅霞破而旭日映山。金波碎而新月出海。花發而鳥啼。樹深而蟬吟。風露幽草。霜雪枯荻。朝暮之景。四時之勝。此樓所見無非秀。則謂之鍾亦真不誣也。然則遂可。以此爲樓之記耶。曰不可矣。是特皮毛郭廓耳。安可。以此爲樓之記哉。初忠順之在昌平。鬢也困苦。勉勵。目不暫離卷。身不暫去案。暑而不執扇。寒而不近火。其友欲誘之同遊。則曰。諸君當然。如僕則學已晚矣。未可與諸君同。遂辭而不行。其勤于學。大抵如此。然。

不屑記誦詞章之學。專留心於當世務。是故無雅俗。無皇漢博索。日用切近之書。苟有益政治者。隨覽隨究。而且進諸人。或議以爲迂。忠順不顧也。從事於學三年。扈余還于鄉。少焉。人有勸其再入昌平。鬢者。忠順固辭而不肯行。屏居半歲。竊嘆當時無知己者。既而出侍余。俗務之間。爲余講說古今成敗興亡之跡。與明君賢將之事。諄諄戒以勿荒。余之所爲。毫有悖理。則憂惋發於言。余之所爲。或有合理。則喜悅見於色。如已有之者。亦能直言切諫。使余丞丞不格。大過其所匡救輔導。真不謬矣。已歷側頭至用人。悉心。

窮慮汲汲如不勝其職。進則事無大小力任擔當。委身於政務。專補余之所不足。退則登此樓。詳察政事得失。有嘉謀善猷。則又告諸余而行之。當其可以行也。果決必行。而其處事也。至公。是以請託不行。政無凝滯。風俗漸美。百事隨舉。忠順之功。豈不大乎。卽前之困苦勉勵者。秀而爲匡救輔導。前之博索周覽者。秀而爲百事功。則前之所學。悉無非今之秀矣。秀之鍾孰大焉。忠順之在此樓也。來者日以十數。有文人有武人。有農工商。各談以己所得。忠順遇之。不厭倦。不擯斥。一一應酬。各擇其說可采者。以供邦家之用。

未嘗以鄙俗固陋拒之也。故所鍾愈大。愈秀。而爲事功者。多多益秀焉。嗚呼。遂可以此爲樓之記而已矣。忠順恭謙不自足。固不以此名樓可知也。然以余觀之。居鍾秀之樓者。必有鍾秀之業。理自當然也。大凡成大功者。不多與俗合。動輒招毀。忠順其思旃。忠順所以不去。有悔之號者。蓋有微乎此歟。知臣莫若君。故作此記者。非余而誰哉。若夫樓之所見。朝暮之景。四時之勝。則俟富文材工詞藻者云爾。

○菊月筵記

月自然而出。菊自然而開。原子當此際。登鍾秀之樓。

感字當作惑也蓋燕  
植之辨矣

開菊月之筵。原子之言曰。月比人之洒落。菊比人之  
隱逸。蓋原子自道也。原子之心。不求不貪。洒落如月。  
清逸如菊。自然而契。自然而合。諸彥之在此筵也。亦  
自然而集。自然而醉。自然而興益多。談自然而情愈  
加。明月之皎潔。菊花之芬芳。皆自然而不貪者也。詩  
也。書也。畫也。悉自然而不求者也。大凡天下之  
事。矯揉作爲。取歡於一時者。奇則奇矣。巧則巧矣。而  
至其久不衰者。未之有也。其任自然者。不貪奇而奇。  
不求巧而巧。到久倍見其盛矣。是故安自然而不感。  
者。君子之心也。察自然而制其變者。英雄之事也。英

雄也。君子也。未曾有戾其自然而成其事者。原子之  
心。不求不貪。洒落清逸。安自然而察自然者也。而余  
之此記。亦成于自然者也。

衆樂記

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悉無非樂焉。櫻花桃李海棠之  
花。競芳爭妍。其白者。如雲之在山腹。其紅者。如火之  
燃林梢。紅白淡濃相接者。如錦之掛于壁間。日照之  
而倍色。風吹之而加香。此衆之所樂目也。黃鳥之求  
友。乳燕之喚子。其聲嚶嚶。諧諧如歡如語。雖無絲竹  
管絃之音。亦足以樂衆之耳也。池不深而水清。游魚

成隊。潑潑飛躍，如助衆之樂園。不濶而望多。黃蜂傍花，粉蝶遶枝。上下往來，如陪衆之樂者。東肥之岳，後筑之山。整整連裾拱手立。如有賀衆之樂。明海洋洋。千載不盡，亦同衆之樂也。花間設席，欣欣歎賞。題漢詩詠和歌者。臣僚之樂也。扶父老携妻子。處處成隊。頻開行厨者。庶民之樂也。折花挿頭，徘徊笑呼者。婦女之樂也。攀樹臨水，奔走馳驅者。兒童之樂也。不知其相集者幾千萬人矣。始也如此。至劇飲大酌，醉已闌，則無臣僚。無庶民。置置相交，笑聲如湧。有叩酒樽歌者。有執匕箸舞者。有爲拇戰者。有爲酒戰者。有醉

甚蹢躅不能步者。有東西追馳，歡呼不息者。有喜欲泣者。有拊而戲者。千姿百態，悉無非樂也。見之而歡喜踊躍，不能自禁者。主人之樂也。因歌曰：與衆樂兮，樂如何。與衆樂兮，樂更多。與衆樂兮，衆頻樂。衆頻樂兮，歌相和。吾見之兮，喜欲狂。興百端兮，酒千觴。山有崩兮，水有澗。民不盡兮，衆樂長。歌畢，把杯屬之。臣僚曰：吾樂極矣。意未得與庶民親相接。此所不能無遺憾也。卽連酒桶於園中，自酌之。傾一杯，瀝餘滴於桶。令庶民就飲焉。而樂真極矣。嗚呼。今日之樂，非奢侈也。非遊惰也。吾之所以爲樂者，人必知之。况原忠順

衆樂亭記。已言之詳。故不復贅。慶應三年丁卯季春初六。書於衆樂亭南窓之傍。于時夕陽映花。人影橫地。

衆樂園觀櫻記

櫻之爲花。雖兒童尙知其可觀。而至其真可觀。余亦未知也。試品之耶。其艷容嬌態。如美人含笑。其黯淡帶霞者。如懶夫晝寢者。其零而不殘。如壯士臨陣。死而不悔。其在深山幽谷中者。如遺賢在野。人主不知者。櫻之爲花。遂未易以一言品也。考諸往古。勿來之櫻。因義家而遺清爽洒落之名。旅宿之櫻。因忠度而

爲憂惋悲憤之主。行在之櫻。因高德而爲忠勇節烈之媒。是其品因人各異矣。是故以婦女子觀之。則毀折供戲耳。以愚夫觀之。則頑然一凡花耳。以奢侈之人觀之。則爲滯遊荒怠之具。以詞客騷人觀之。則爲舐毫鬪辭之什。以慈愛御下者觀之。則爲慰勞勸勤之緒。嗚呼。斯宴爲花而設歟。將斯花爲宴而開歟。宴假花而設也。未爲花而設也。識者其詳焉。

恭賀柏岡太夫人七十序

人之天壽。古今不同。本朝異邦皆然。神武帝百二十七歲。孝安帝百三十七歲。如綏靖安

寧諸帝亦概七八十歲。不啻 天皇之壽然。公卿  
大夫及士庶人。其齡至百者。往往而有焉。考諸異邦。  
堯舜共百有餘歲。古之人得壽如是。迨至後世。人漸  
夭折。其得壽不軼七十八十矣。或五十。或六十。大抵  
以爲常。不至四五十而終者。亦不尠。嗚呼。何古與  
今如此不同也。天厚於古。而薄於今歟。氣和順於古。  
而不順於今歟。抑飲食衣服足於古。而不足於今歟。  
非天有私也。非氣和有異也。非飲食衣服不同也。人  
之天壽。固雖無非天命。而有人自致之。思慮煩於心  
則夭。衣服不節於膚。則夭。飲食不節於腹。則夭。古之

人。其資也質直。其心也澹泊。故思慮不煩。而其爲事  
簡易。飲食衣服皆有常。而未嘗過節也。後世之人。嗜  
欲蜂起。思慮頻煩。而其執事雜亂紛擾。飲食衣服之  
不節。亡論而已。古今天壽之異。未嘗不因于此。柏岡  
太夫人在菟裘三十餘年。清其心。省其事。飲食衣服  
皆有常。而不過其節。是以今茲既七十。四肢健剛。精  
神堅確。猶少壯之時。不可與彼枯槁憔悴。耄得壽  
者固同日語也。雖然。於彬之心。猶有所不安者。彬之  
所不安者。蓋不在於今日。而在於後年。大凡人老。則  
思慮煩。老而過閑。則耽飲食。心纒耄。則衣服或失其

節。是以寒煖不適膚。如是者遂以爲病。以彬之少壯猶且有焉。雖太夫人亦未必能保無此患。彬之心所以不安者爲是也。伏願省其思慮。節其衣服與飲食。以原古人得壽之理。則自八十九十。以至百歲。又何疑焉。太夫人其擇之。

嘉禾說

古者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有一莖六穗之瑞。蓋聖賢在位。治教隆盛。德化浹洽之祥也。今茲某月。我所管鹿島藩某郡某村。生嘉禾一莖三穗。卒族某取進諸余。其意蓋表禎祥也。而今我藩聖賢果在位乎。治

教果隆于上乎。德化果洽于下乎。此數者皆未矣。加以余之無似。叨辱顯職。嘉禾之生。未可謂之瑞也。然則以其異常爲瑞可乎。試論之。人之爲形也。耳目各二。而鼻口各一。頭腹各一。而手足各二。唐堯虞舜者。人中之嘉瑞也。則耳目各一。而鼻口各二。頭腹各二。而手足各一。歟。如龍鳳然歟。如麒麟然歟。曰。否。其形固莫與常人異焉。遂不可以其異常爲瑞也。明矣。夫瑞也者。有司勉其職。士民安其業。政令之所及。一夫無不得其所。上之保下如赤子。下之愛上如父母。上下一體。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治亂緩急。無處



失措者是卽瑞也。人事如此。則耳目之所聽視。寸草尺木。亦皆無非瑞也。何止瑣瑣數莖之禾也哉。今我藩無此數者之瑞。而有嘉禾之生。固無此理也。事之無理者。不可不深思焉。抑天之生人。士也農也工也商也。欲以使贊天地之化育。是故士農工商一有惰其事。則示怪現異。警戒懲創。以檢束人心。考諸支那殷之將衰也。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修德。有飛雉昇鼎耳而响。武丁懼而修政。殷道復興。天之厚人如此矣。今也。人事未盡。而有嘉禾之生。蓋天之所以警戒我也。若能因是戒慎恐懼。至人事已盡。

則又安知不爲瑞哉。

讀屈原傳

君臣相遇真難矣。君明而臣不肖者有焉。臣良而君不明者有焉。此自古識者之所不能無歎也。然有不可同一論者。君明則佞者退。賢者進。其不肖者亦薰陶漸漬。以有所興起焉。其君不明。則小人彙進。讒諂面諛。無所不至。則雖有一二良臣。亦遂不能救其君之過也。小人進則國危。賢者退則國亡。君臣相遇真難矣。今茲五月五日。讀屈原傳。展閱數回。悲憤交至。如己在其時。嗚呼。屈原以有爲之才。濟世之學。仕不

明之君諫不聽說不行。頻蒙讒言。寃結紆軫。不忍坐視。社稷之敗滅。自投汨羅而死。苟使懷王從屈原之諫。則雖以秦之強暴。豈能遽加于楚哉。嗚呼。有臣如此。而其君不明。則遂不能伸驥足。亦無地容身矣。君臣相遇。真難哉。書以爲後之爲人君者鑒焉。

學字說

余於字學。一無所得于心。亦無所得于手。而有人之請字者。漫然書以與焉。厚顏殊太。已而深自悔。抽書論展讀數次。有其論高尙不可企及者。或有近誇誕者。然讀之數句。如頗有得。乃試執筆作字。怪繆減裂。

如蚯蚓然。如魍魎然。用筆結字。一不得其法。益悔厚顏。至今日之非矣。偶得快雪堂破帖樂毅論。日學習焉。雖腕勢指運。固不如意。而用筆之間。稍有所悟。比之徒讀書論之時。思過半矣。而嚮所讀之書論。以爲高尙者。決非高尙也。爲近誇誕者。未曾誇誕也。而爲如頗有得者。唯其皮毛而已。因思空談不如實習。徒論不及躬行。古人之論說者。悉出躬行心得之餘。著著與其實稱。未有自空論而入實行者也。余之怪繆減裂不成字者。未學其實。而徒事空談虛論之弊也。有所感。作學字說。

米政撮要序

五洲之大。小大各國何限。而文物煥然可觀者。蓋無幾矣。如米利堅合衆國。建國以來。僅僅八十餘年。而優入文化之域者。惟在政事之施設得宜耳。余欲觀其國風客歲。賜暇航海而赴焉。是行相伴者。原忠順。牟田豐也。艦既達。乃到其首府華盛頓。所謂開化之狀。徒駭心目耳。而至其所以然。則茫乎不可得矣。因原一二政治書。問之於此國法律家。且屢到三廳。諸局諸寮。親接其官員。有所聞見。則隨錄隨輯。方其質問通詞之際也。煩牟田豐。而至於其研究輯錄。則專付

諸原忠順。如斯數月。而略了大概。遂成小冊子。名曰米政撮要。抑是冊子也。特備己之遺忘者。而非初公諸世。況方今遊歷海外者。日多月加。其爲贅物也固矣。然或未遊其地者。取而供米政想像之一端。則余輩觀國之遊。亦幸不虛也。於是乎書。明治六年五月下澣。

梅花書屋記

穆齋成富君之別墅。有梅樹數百株。因號其亭曰梅花書屋。夫天下之廣。以梅花見稱者何限。近焉有杉田。遠焉有月瀨。其他瓊苑瑤圃。郊陌村園。各處占春

者指不遑屈。則梅花書屋之稱。君豈得獨專之乎哉。余怪焉。而未及問其由。一日。君來訪談。及墨水之櫻花。君曰。櫻之可賞。不在春而在冬。何則。窮陰沍寒。根艱枝苦。體縮于外。而氣盈于內。故當陽氣一動。其發也旺。其生也盛。遂能爲春時之美也。故觀櫻之樂。在冬而不在春。余聞之。不覺拍掌呼妙。而嚮之所怪者。不問而釋然矣。噫。以梅花號屋者。舍君其誰耶。西人有言。艱難榮達之父母。蓋天下之物。能耐艱難。而後有榮華。求之百卉中。其唯梅花乎。含蕾于凝雪之中。發芳于堅冰之外。其氣清冽。其形雅潔。無有輕脆之

質。妖冶之態。自非蕃乎中者厚。奚能若斯乎。君以明治六年。奉命赴清國。遂入臺灣。觀察南北蕃地。艱苦百端。得其情而歸。明年。討蕃師起。君復奉命。先衆而發。跋涉山川。冒危履險。奔走乎瘴烟瘴霧中。殆瀕死者再三。而君奮不顧。勇往邁進。於是生蕃慴服。清國請和。我國威耀于海外者。君與有力焉。既而爲哥爾薩港領事。港屬露西亞。露人之橫暴。自古稱難處。我之措置一錯。則釁端忽開。君居其間。無墜國威。不失欵心。使廟堂無北顧之憂。其功大矣。唯其艱難如彼。故其功烈如此。由是觀之。君其人中之梅歟。昔者陶

淵明之於菊。周茂叔之於蓮。物與人相肖。故其愛之也深。翫之也切。其物常有。而其人不可常有。人與物相值。所謂千載一時。如君之於梅花是也。嗚呼。君以艱難爲素。以榮達爲花。故其氣烈。其操堅。可以專梅花之稱。而無愧矣。於是乎記。

御苑觀菊記

明治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天皇觀菊于青山御苑。清香迎。駕。晚節傲霜。瓊英金葩。左右映帶。既而斜陽射花。花光煥發。殆不可直視。及返景入林。暮風漸冷。十步之外。花氣迫人。忽覩白者。加潔。絳者稍

淡。少焉。月照上林。清輝相映。如浮如漾。御苑之中。鍾天地之秀。於是。天皇設宴。賜杯于侍臣。慰藉優渥。聖語諄諄而降。遂及。車駕所巡。地方民情利害之事。侍臣感喜咸醉。咏進詩歌。以賞菊花之美。述。聖恩之渥。直彬亦班其後。感激不覺泣下。竊謂。今夕之宴。不啻爲菊也。爲政之要。蓋在斯焉。人或曰。人主坐廟堂上。大臣侍其側。有可以次奏事。一日萬機。順理剖裁。威儀整肅。禮容儼正。無有談笑。廁于其間。此人主爲政之時也。烏在優游燕安之際乎哉。直彬竊謂不然。人主之爲政也。愛人之心。惟是爲

本。嗚呼。天皇帝至仁。視民如傷。每歲巡幸。以萬乘之尊。不避風雨寒暑。不厭險路隘衢。邊陲僻邑。莫所不臨。問民間之疾苦。察縣治之殿最。常憂一夫不得其所。愛養覆育之恩。洋溢于宸衷。故發而及侍臣者。如是之渥矣。則今夕之宴。不啻爲菊也。爲政之要。蓋在斯焉。夫人主治國。苟有慈愛之心。民賴以聊其生。況天皇帝勵精圖治。勤儉修德。毫無倦怠之色。所謂節用而愛人者。人主之爲政。惟是爲本。既有此本。則擴而爲良法惠政。民視君如父母。國由是富。兵由是強。內訌可定。外侮可防也。何必在廟堂几案之間。

哉。直彬才非學淺。叨侍補之任。未嘗有補。聖德以報。洪恩。覺冬尚汗。方今時勢日急。直彬年垂遲暮。特願傲菊花之晚節。效微衷而不懈。又敢望天皇帝愛人之聖德。日益廣大。光輝發揚。施以洽邊隅海外。使億兆景慕感戴。如衆星共北辰。此直彬之鄙誠也。今夕之賜酒。一灑直彬之肺肝。終身不能諉焉。謹作御苑觀菊記。

題萬里長城壁觀

頑然一古輒也。而使人撫摩。不忍釋手。是秦長城壁輒。穆齋成富君曾遊燕薊間所獲也。秦築長城。學者

多非議焉。蓋及其氣盈心驕，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而無所省。戍卒一叫，楚炬之烈，軹道之慘，遂至使後人哀然。胡人卻蹤七百里，不敢南下而牧馬。其規模之大，經略之雄，天下古今所絕無也。若使始皇體道行德以守之，則縱令不至萬世，亦豈二世而亡哉。成富君常有四方志，自稱天地吾廬主人，果以天地爲吾廬，則萬里長城亦君廬中之一壁耳。而況此一小片，又何足愛玩乎哉。須彌芥寓至大於至小，達觀之道，乃爾君之於此，軫其亦有所寓也歟。

恭賀萱堂君七十序

曾子與曰：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見幼而喪嚴君，其得成人。一因萱堂君撫字之恩，而未有所報也。見齡十六七之時，自謂自今至三十，猶有十餘星霜，道可以飽講，識可以大研，然則萱堂君之恩，亦可以報矣。歲月不待人，隙駒頻驟，一無所成，回顧前日，茫乎如夢。而報萱堂君之恩，未能也。至明治九年三月，以兒之無似，叨侍 宮闕，重荷 聖恩，入則無所報親，出則無所酬 君。齷齪與流俗相伍，可不愧哉。而萱堂君之愛，見益篤且切矣。十二年三月，朝議廢琉球藩，爲沖繩縣，及其令未發，有內旨，以兒

爲冲繩縣令。感懼交至。不能自決。遼矣哉。離萱堂君膝下。辭矣哉。背朝旨。於是進退殆谷。思彼思此。不眠終宵。質于天地。問于鬼神。遂斷然自奮曰。以家事辭王事。非人臣之所當爲。況徒留亦無所報。萱堂君。則臣子之分兩廢焉。不如速遵內旨。以酬聖恩萬分一。是亦所以報萱堂君也。語之於萱堂君。君曰。善矣。宜速奉命赴任。他日有酬聖恩。卽所以報吾也。莫以吾爲意。言與泣下。見亦感激泣下。唯唯而退。四月三日。廢藩置縣令下。四日。任冲繩縣令。五月七日。辭闕下。十八日。到任。所爾來數遭

遇錯節盤根。漸截漸斷。經一周歲。得略就緒。幸不有大蹉跌。蓋賴朝廷之威令。與本縣諸官員之力也。見資質魯鈍。自以爲事君欲忠。而其實未舉也。蒞官非不敬。而疎漏多悔。如此則孝又安在哉。感慨常深。一夜。窓風稍冷。殘夢忽驚。屈指則萱堂君七十之誕辰。殆將不遠。因請暇歸鹿島。以某月某日。開賀筵。捧觴膝下。見之所以祝萱堂君者。非以其既至七十。見豈七十之齡爲高也。見未有事君忠之實。蒞官敬之效。固未能孝萱堂君也。使萱堂君之壽。自八十九至百歲。若百餘歲。則雖以兒之魯鈍。



今後奮發淬勵。蒞官愈敬。聊得酬

聖恩。然後退

而事萱堂君。至此時。豈特定省而已。萱堂君曰。熱則

見扇。其枕曰寒。則見溫。其席。登山則見作其枝。臨水

則見作其筏。清風之夕。明月之曉。與登臨山水。逍遙

物外。悠然忘俗。萱堂君歌。則見亦歌。舞則見亦舞。不

亦樂乎。噫。夫然。是以使萱堂君之齡愈長。則見亦幸

得免不幸之罪。而全人子之樂矣。遂書以自責。復以

爲賀詞。

秋池硯記

長門大森氏。世以造硯爲業。名聲著聞天下之執筆

硯者。蓋無不知焉。今之主人某。紹祖先已來數百年之業。鐵技入玄妙。意之所到。感之所發。刀必隨焉。然不多造。故得其尤頗難矣。予囑主人。造一大硯。四換裘葛而始成。因自携來贈。其石長門國厚狹郡平沼田村東山之所出。而紫色如潤。殆不讓端州石。其象池塘。屈曲風致。出于自然。荷葉二蓋。表裏相交。漾映於池上。一葉半敗。如帶風有聲。蓮房隱見於池中。小魚戲葉下。有潑瀾出水之勢。四面漣漪。水紋欲搖。觀其背。則白衣道士佇立水涯。有羨魚之情。詩人墨客。抒懷養神之訣。自存箇中。卽一大秋池硯也。時方盛

細堂遺稿  
夏炎熱如烘。忽覺涼風滿座。水氣潤衣。蓋作者精神之所感通也。主人資性淡淡如秋池。以淡淡之人。造淡淡之趣。是以細密緻巧。而無一毫俗氣。予愛玩不釋。欲酬之以物。無物可酬。因磨墨于其硯。縱橫塗抹。唯見水墨滿紙。不能自辨其爲何圖。况他人乎。然亦非枉己阿世者。乃贈此以酬焉。

書先考遺愛謠本後

我先考遭藩運否屯之時。拮据于憂患之中。終身不至脫其苦境。蓋欲以一身當內外之艱難。而不貽憂于子孫焉耳。其無一遊一豫之暇固矣。獨喜能樂。而

窮觀世流蘊奧矣。然亦慮以嗜好妨政務也。誦之必於夜間。日暮而始。夜半而終。時予猶幼。常侍先考之側。嬉嬉而觀之。初也端座。漸而生睡意。終把先考之衣裾。蔽其半身。安臥就眠。不知能樂之闕者。往往有之。雖然。先考奏舞之時。必起坐正襟拜觀。先考音吐亮亮舞態嚴肅。其音容今猶留耳目。而不能忘也。此謠曲本一部。實係先考之遺愛。手澤猶存。子子孫孫宜保重焉。

祐德院殿畫像頌

於赫神德。神德孔彰。四方所仰。歷世彌光。巍乎祠宇。

在彼高岡。巖石壁。祖廟惟莊。神恤生民。生民用康。五行布序。風雨有常。禾麻菽麥。黍稷稻粱。何類不茂。何生不穰。品物咸秩。膺慶延長。澤霑遠邇。降福無疆。法華經一石一字碑文

維時明治三十年十一月六日。旻天不弔。慈親見背。攀號擗踊。叩地叫天。逝水不返。歲月易遷。風樹之感。霜露之愴。何日忘之。謹寫法華妙典全部。一石一字。聊表衷誠。以報罔極。伏願頓脫生死之苦海。永安圓福之樂土。示鹿城會諸員

勿失鍋島之遺風。勿損鹿城之面目。有此精神。可以盡于邦家。有此氣象。可以對於萬國。所謂日本魂者是也。

紹龍公贈位奉告文

恭惟我紹龍公。委身民政。櫛風沐雨。拮据經營。席不暫暖。疏水之功。拓地之績。勸農獎工之業。後世子孫。永沾其澤。天鑒明明。無所不照矣。爰拜贈位之恩命。感激曷任。嗚呼。以直彬之不肖。猶且蒙優渥之聖恩者。抑亦無非公之餘澤。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是也。謹奉告。

誕生院復興記

吾祖泰窩公天資忠厚。才德兼高。學該三教。博聞宏記。幾究蘊奧。詩文國雅。其他凡百之技藝。無不該通。所交遊咸當時宿儒碩學。而應酬筆札。今猶存者。滿于櫝中焉。公勤儉自持。慈仁及物。每事不苟。曾蒐輯治下名勝古蹟。自著一書。名曰鹿島志。志中於彰誕生院遺蹟。殊用其力。徵之記文。結末亦可知矣。時遭屯遭抱志而歿。公之遺憾。果如何哉。爾後荏苒二百有餘年。長委靈蹟於榮哇麥圃之間。實可慨嘆也。我鹿島之志士。有感于此。相謀募緣。建塔及碑於其誕

蹟。予亦繼祖先之志。聊助其資焉。於顯明堙晦。興隆教化。可謂稍就其緒乎。書以記喜。

記泊如上人碑文事

獲泊如上人所草肥陽興教大師誕生院碑銘并序於古筐中。末尾有從五位下備前守藤姓鍋島氏直條建十五字。然則欲勒諸石。以留靈蹟于萬世之意固明矣。而不果其事。蓋當時有他故而然。自此以後。埋沒於寒煙荒草之中。二百有餘年于茲矣。今也幸遇大正昭代。時運維臻。五重之塔。以安措大師之靈位。盈尋之碑。以發揚大師之功德。公之志於是乎始

成焉記以揭斯樓之楣間庶幾永垂後昆云爾

誕生院再興奉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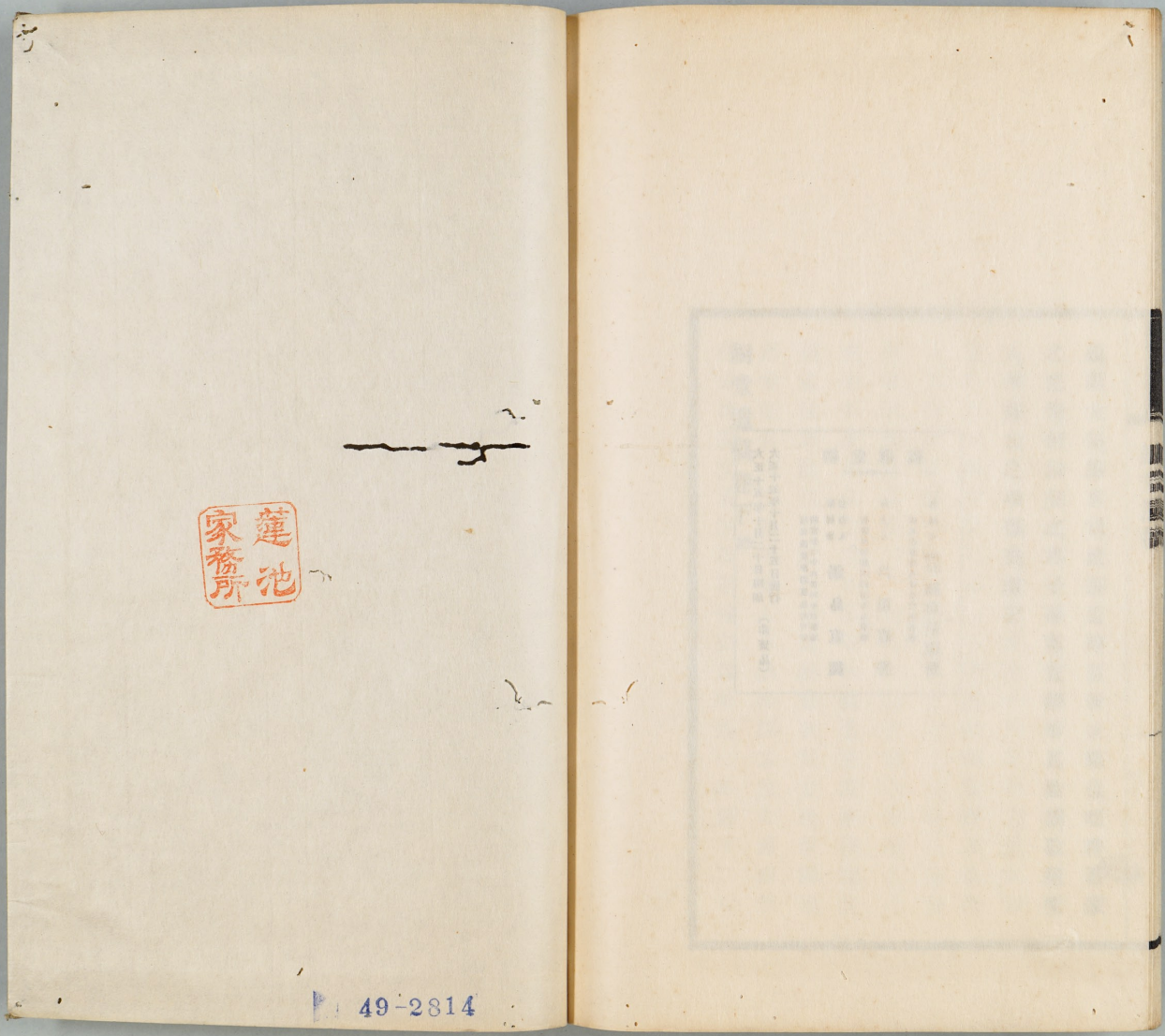
肥前國能美庄誕生院再興第一期工事告成。不肖  
遠孫從二位子爵鍋島直彬謹告泰窩公之靈。凡事  
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而成于其未成之初矣。公圖誕  
生院再興也。緬在二百餘年前。而其事之就緒也。乃  
在今日。然今日之舉。固原于有公之記文。及泊如上  
人之序并銘。則非今人成之。而公實成之也。直彬稽  
首再拜。

八天社華表扁額改造碑

曩祖得髓公。尊崇極厚。特寄以華表一基。經年二百  
五十有餘。古色蒼然。使人自起崇敬之念。去歲烈風  
折樹。樹枝觸其扁額。墮落毀損。實可惜也。社司請其  
再造。予忝為公之裔孫。誼不可座視。更造揭焉。冀永  
保存于後世云爾。

紹龍公贈位記恩碑

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聖駕西幸。駐蹕久留米。  
大閱武於肥筑之野。軍容肅肅。士民欣欣矣。直彬听  
夕拜。天威於大纛之下。其月十五日。忽有錫命  
曰。贈故鍋島直朝。以正四位。是蓋由公之盡力於民



蓮池家務所

49-2814

